

E v i l

午晔\_著

A n g e l

罪恶 天使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014038294

I247.7  
1612

# 罪恶天使

午晔 著



I247.7

1612



北航

C1724095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罪恶天使 / 午晔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133-1418-3

I. ①罪… II. ①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3103 号

---



## 罪恶天使

午晔 著

策划统筹: 褚 盟

责任编辑: 邹 瑛

特约编辑: 赵笑笑 王跃嵩 王 萌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625

字 数: 131千字

版 次: 2014年4月第一版 201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418-3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|
| 1   | 致命的巧合  |
| 45  | 双重悲剧   |
| 83  | 四点零四克拉 |
| 127 | 博导的秘密  |
| 173 | 古玉疑踪   |
| 215 | 筹码     |

致命的巧合





列前茅。有无数少男少女为之痴狂，他也在各种社交活动和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频频亮相。据说，还有文坛老前辈为他摇旗呐喊，说“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个毛头小子的身上”云云。

只可惜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，二十岁以后，金雨那一度如尼亚加拉瀑布般的文思仿佛在一瞬间枯竭了，再没有写出可圈可点的作品。慢慢地，随着文学圈子里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的崛起，他淡出了公众的视线，最后干脆销声匿迹了。

不过，最近这一个星期，金雨这个名字又开始出现在新闻报道的头版，网络上的相关链接也越来越多。就连我这个对文学没有太大兴趣的人，也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了。

上星期六是金雨二十四岁的生日，几个好友在他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生日会。聚会结束后，大家打道回府，谁也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可是在第二天中午，为金雨打扫卫生的小时工一进门，就发现他直挺挺地倒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早就没有了呼吸和心跳。

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，“江郎才尽”是谈到金雨时被引用最多的一个成语。一个年少得志、红极一时的作家，无法忍受默默无闻的后半生，采取了自我了断的方式——这种充满传奇和悲剧色彩的故事，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。听说金雨作品的再版工作已经被提上了日程，网上提供下载的连接更是数不胜数。不知道他在天堂上看到这些，会不会觉得很荒唐。

不过很显然，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秦思伟对自杀这种说法很不满意。

“金雨，真名姜宇，死因是药物中毒。”秦思伟突然问我，“纳拉他命，听说过吗？”

“好像是治疗偏头痛的药吧？”我不太肯定。现在的新药太多了，



名字也都很古怪。”

“对，这是一种处方药。金雨有偏头痛的毛病，大约半年前开始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纳拉他命。这种药如果服用过量的话，就会导致心脏功能衰竭。金雨体内的药物浓度是正常用量的二十倍。”

“所以说……药是他自己的？”

“很有可能。因为事发的前两天，金雨刚刚从医院开了大约一个月的用量，病历和他的主治医生都能证明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自杀也不是不可能了？”

“嗯，他有自杀的条件，也有自杀的动机。”秦思伟轻轻点着头，“首先，他已经四年没有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了，非常苦恼，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的就天天偏头痛。大约两个月前，他开始接受心理辅导——他患有轻度抑郁症。医生说这类人容易有自杀倾向。”

“好像作家和艺术家都很容易得抑郁症。”

“他的病并不重，医生说控制得很好。但实话实说，他的运气的确很背。”秦思伟说，“前年年底金雨投资开了一家餐馆，结果被合伙人给骗了，损失了一百万。那个合伙人跑了，三个月前才在香港被逮住。钱已经被挥霍一空，想要也要不回来了。”

“哦？那他还真是不走运啊。”

“还不止这些呢。上个月，和他交往了两年多的女朋友陈雪芳提出分手。金雨很伤心，据说天天以泪洗面，情绪低落。”

“天哪！怎么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让他遇到了呢？而且是接二连三的。”我忍不住感叹，“难道真是祸不单行？”

“所以说，从表面上看，自杀是可以成立的。”秦思伟特别强调了“表面”二字，表情似笑非笑，好像一只发现了老鼠踪迹的猫。

“表面？那么背后是什么呢？”

“背后嘛……就是我这几天一直头疼的问题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我们已经证实了金雨的确服药过量。但是他体内的药物总量只是从医院开出的药量的三分之二，应该还有三分之一剩余。可我们搜遍他家，也没有找到剩下的药，连装药的瓶子也没找到。这不是很奇怪吗？”

“被人拿走了？所以，你怀疑金雨不是自杀，而是遭人投毒？”

“不是怀疑，我肯定他不是自杀。尸体是在客厅里被发现的，倒在沙发上。我在旁边的茶几上找到半杯红酒，酒杯上的指纹和唾液都是金雨本人的，从酒里检测出了纳拉他命。如果是自杀，酒杯里不应该有药，因为纳拉他命是片剂，只要抓一把塞到嘴里就行了，没必要多此一举把药溶在酒里喝下去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还头疼什么呢？如果是某个人用金雨自己的药毒死了他，十有八九就是熟人嘛。”

“就因为熟人作案，我才头疼呢。”秦思伟叹了口气，“周五晚上，金雨的几个好友都在他家，给他过生日。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偷走金雨的药，然后投毒。关键是他们都是金雨家的常客，房子里到处是他们的指纹和脚印，这一点也不稀奇，但是有一点很奇怪，我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。”

“哦？还有你秦大队长解释不了的事情吗？”我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别逗了，我跟你你说正经事呢。”他板着脸说，“纳拉他命的起效时间非常短，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引起心脏功能衰竭，导致死亡。金雨的死亡时间已经确定是周五午夜十二点到周六凌晨一点，而且法医说得很明确，绝对不会早于十二点。可是，所有的客人都在十点多就离开了。如果在那个时候投毒，怎么可能到两个小时以后才发作？这几天我天天泡在试验室里看他们做实验，但是不管怎么试，

也找不出一种方法可以延缓发作时间两个小时。”

“也许有人又回去了也说不定。那天给金雨过生日的都有什么人呢？”

“金雨这几年一直深居简出，所以他的社会关系极其简单。那天参加生日聚会的有四个人，都和金雨关系非常密切。”秦思伟翻开笔记本，“有他的表弟刘洋，在航空三院下属的软件研究所读研究生。还有两个和金雨从小玩儿到大的朋友：杨建梅，装潢设计师，自己经营一家小设计公司；李贺，航空三院软件研究所的工程师。再有就是陈雪芳，金雨的女朋友。确切地说，是前女友了。她和刘洋、李贺在同一个单位，是会计。”

“这么巧？除了杨建梅，其他三个人都是软件研究所的？”我很好奇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李贺和金雨是铁哥们儿。刘洋考进软件研究所读研究生是他帮的忙，陈雪芳也是他介绍给金雨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啊。”

“这样啊。不过陈雪芳既然已经和金雨分手了，为什么还去给他庆祝生日呢？”

“据陈雪芳自己说，她根本不想去，是刘洋死皮赖脸拉她去的，目的是想给他们说和说和。刘洋也承认了这一点。但是那天晚上，陈雪芳基本上没和金雨说话。”

“强扭的瓜不甜。不过，从朋友的角度出发，想和和稀泥也没什么错。”我关上了电视机，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不少。

“但是这样一来，陈雪芳就有杀人动机了。她想分手，但是金雨死活不肯，于是她趁其他人不注意偷走了纳拉他命，然后投毒，以此来彻底摆脱金雨。她和金雨交往那么久，应该知道他在服药，也

应该知道药放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有点牵强，但是说得通。”我反问，“可她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当着那么多双眼睛下毒，可能性不大，而且时间也对不上——你自己说的，没办法延迟药物发作。”

“我从名流花园小区的出入记录上查到，从聚会结束到发现金雨尸体的这段时间里，有三个人回到小区，其中就有陈雪芳。名流花园是高级住宅小区，安保措施很到位，来访的人员和车辆都要做详细的出入记录。记录显示，那天聚会结束以后，四位客人是结伴离开的，时间是十点十分。可是五分钟后，陈雪芳和杨建梅又回来了，然后在十点二十五分离开小区，逗留了十分钟。”

“两个人一起回来的吗？”

“对，据杨建梅说，她们刚走出名流花园不久，准备到大路上打车时，陈雪芳突然发现把手机落在金雨家里了。她不愿意一个人回去面对金雨，所以央求杨建梅陪她一起回去。杨建梅没办法，只好让刘洋和李贺先走，自己陪陈雪芳返回小区。但是她们两个人都说找到手机就离开了，而且离开的时候金雨还好好的。”

“手机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？”

“掉到沙发底下了。杨建梅回忆说，她们回到金雨住所的时候，他正一个人喝闷酒，情绪很低落，帮陈雪芳找手机的时候也一言不发。她们也就没多待，找到手机就告辞了。”

“喝闷酒？他喝的是红酒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瓶红酒。我怀疑，陈雪芳是故意丢下手机，然后趁杨建梅和金雨帮忙找手机时在酒杯中投毒——这样她就有了作案的机会。不过，时间上还是有问题。”秦思伟一个劲儿地摇着头，“十点二十五分下的毒，也不可能在午夜才发作。除非金雨一直没有喝

那杯酒，直到午夜——但这也太奇怪了。”

“是挺奇怪的。你不是说有三个人回来过吗？还有谁？”

“还有就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分，李贺回到名流花园取他的车子。因为前一天晚上喝了酒，他没开车回家，是和刘洋一起坐出租车回去的。他是八点四十分驾车离开的，按理说，取车用不了这么久。”

“他怎么解释呢？”

“他的车子没有停在地下车库，因为没有车位了。那天晚上气温很低，零下十四度，车子受了冻，早上发动不起来了。他想找物业借工具修车，但人家八点半才上班，所以耽误了。”

“他怎么没去找金雨帮忙？不是铁哥们儿吗？”

“就因为铁哥们儿，李贺说金雨习惯凌晨一两点才上床，不到十一点不会起床，所以没敢打扰他。”

“倒是合情合理。而且他回到名流花园的时候，金雨已经死了至少七个小时，尸体都凉透了。”

“没错。李贺也没有杀人动机，至少目前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杀死金雨的理由。”

“那个杨……杨建梅呢？按你的理论，她也有投毒的机会。”

“一来她和金雨关系一直很好，属于青梅竹马，所以没有杀人的动机；二来嘛，还是时间问题。”

“时间……时间……”我开始明白秦思伟头疼的根源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却怎么都说不通，“有没有可能有人在午夜前又回到了金雨家呢？如果是蓄意谋杀，他肯定不会走小区的大门。”

“这个我也想过，但是沿着名流花园小区的围墙查了一圈之后，没发现有人潜入的痕迹。为了确保安全，物业公司在围墙上装了电网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至少目前进入我们视线的这几个人不可

能有那么好的身手。要是你干的，也许我还能信。”他嬉皮笑脸地说道，“不过案发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，所以你没作案时间。”

“找打是不是！”我轻轻戳了他额头一下，“没正经。”

“开玩笑嘛。”他揉揉脑袋，“我查过了，四个人在案发时都不在场证明。李贺到家后被同事叫去打麻将，快凌晨两点才离开同事家；刘洋当晚没有回研究所宿舍，而是在医院陪住院的母亲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离开，很多人可以证明；杨建梅那天晚上和被派到国外工作的父母通了两个小时的视频电话，凌晨一点才下线；至于陈雪芳，她说那天晚上心情不是很好，就到她家附近一个叫‘蝴蝶梦’的酒吧喝酒，凌晨一点多才回家。她是酒吧的常客，所以服务员可以给她作证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他们都没时间赶回名流花园杀死金雨啦？”

“没有，我查过了，证人的证词都是可靠的。”秦思伟伸了个懒腰，“我真的是没辙了。凶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”

“你确定除了陈雪芳，其他人都没有作案动机吗？”我提醒他，“比如……有没有人会从金雨的死中获利呢？住名流花园那种独栋别墅的人应该很有钱啊。”

“应该说他曾经很有钱，不过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购买名流花园那套小别墅了，还有就是投资餐馆被人骗走了一百万。最近这几年，金雨一直没有作品问世，也就没有收入，坐吃山空，他的银行账户上目前只有两千多元钱了。”

“但是那套房子怎么也值几百万呢。”

“大概六百多万，可如今房地产不景气，再好的房子也是有价无市。而且金雨没有留下遗嘱，没有结婚，更别提有子女了，所以他的遗产全部由他父母继承。你该不会认为他们为一套别墅毒死了自

己的独生子吧。”

“没有其他的遗物？比如名表、珠宝、莫奈的真迹……”

“你小说看多了吧。”秦思伟笑着说，“金雨的父母可能会把一些遗物赠给他的朋友，但也仅仅是可能，而且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，没什么值得为之杀人的东西。”

“那就真见鬼了，没有强烈的动机，没有作案时间……”我百思不得其解，“难道说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秦思伟凑过来，热切地问，“你想到什么了？”

“只是一种可能性，但是我想不通……”越来越强烈的困惑在我心中缠绕着。

“想不通什么？你要急死我了。”秦思伟抓住我的胳膊，“怎么回事嘛！”

“你容我好好想想嘛。”我轻轻推开他，“其实我也不敢肯定，因为这实在是匪夷所思。”





“怎么了？”我又给他倒了一杯茶，“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”

“线索？我要是有时间去找线索就好了！”秦思伟愤愤地说，“跟几个疯子磨了一天的嘴皮子。”

“疯子？”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到底是谁招惹了他。

“别提了。金雨不是留下一套别墅吗？今天一大早，他家里人就过来找我要房子了。”

“也可以理解。”

“问题是，他父母在金雨五岁的时候就离婚了。金雨当时判给了母亲刘婷，但是刘婷在金雨七岁的时候再婚了，借机把孩子扔给了他的父亲姜波。而姜波当时也已经再婚，金雨的继母不同意把孩子接过来。于是，他就被送到了奶奶王淑琴那里抚养。王淑琴当时已经退休，酷爱打麻将，还酗酒，经常打骂金雨。后来他舅舅刘俊，也就是刘洋的父亲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把金雨接走了。从那以后金雨就一直在舅舅家生活，所以他和刘洋的感情不错。”

“怎么这么乱啊。”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搞清楚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有些困难，“这么说，金雨和他父母之间应该没什么感情可言了？”

“据刘洋反映，金雨对父母抛弃他一事一直耿耿于怀。他成名以后，姜波和刘婷的态度突然有了很大的转变，三天两头来和儿子套近乎，但金雨对他们基本上是退避三舍。尤其是五年前他在名流花园买了房子，搬出舅舅家以后，就彻底和父母断了往来。不过金雨对舅舅和舅妈一直很孝顺，这次刘洋的母亲住院，他还东拼西凑送去了两万元钱。”

“今天来管你要房子的是谁呢？”

“最先来的是姜波，我还没到办公室他就已经来了。跟我翻了半天《继承法》，声称自己有继承权，管我要房子的钥匙。我告诉他